上 卷 ·

长城吼狮

忽闻协定说班师，
十万儿郎涕泪时；
忍辱不堪回首望，
城楼不见汉家旗。

——刻在长城上的无名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四省沦陷,日本人长驱直入。张学良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困守北平顺承王府。当东北军溃散、热河告急之时,承启官报告:“中央军杜聿明将军请见!”

1932 年岁末,北国冰封,溯风呼啸,少帅张学良在他正居住着的北平阜成门内的顺承王府官邸里，移动着他那魁伟但却虚浮的身躯，沉重地走向刚刚在东院一间硕大的会议厅内所新设置的地图参谋室。

地图参谋室与外间的办公室紧密相连,靠近院落的西面,是造形精美的木格隔墙；在无窗的东面大墙上，挂着比例为百分之一的东北四省全图；南面的短墙上，挂着比例为五千分之一的热河省全图。在屋中央的大条案上铺着的，是靠近北平的热河省东部地区详图。在这张平铺着的地图上，参谋们已在环护着北平的战略屏障长城沿线，用各种醒目的兵棋、队标，非常细致精微地摆放着张少帅所属的东北军各部队驻守的位置。

如果用通常的颜色来表示地图上所呈现的战争形势，那么东墙上张挂着的那幅百万分之一的东北四省全图，是应该用触目惊心的红色条纹来覆盖的。因为这片广阔而肥沃、令少帅眷恋同时又痛心疾首的土地，现在已完全被日本人占领了。虽然在南墙上挂着和在大条案上铺着的热河省地图，依旧呈现出意味着由东北军控制的蓝色，但在与东北四省接壤的位置上，却惊心动魄地伸过来几个锋利的红色箭头。

日本人真他妈野蛮！真他妈太肆无忌惮了！每当走进地图参谋室，看见那张东北四省的全图，张学良都要默默地站在那儿，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几句。有好长时间，他已经不忍看这张地图。他觉得浮现在这张地图上的山川、河流、城市、乡村,几乎每一处都已

写满他的耻辱。而那些依然凶猛地向热河伸展着的红色箭头，就像寒光闪闪的尖刀那样直向他的心上戳来。他清楚地感到那片黑色的土地在滴血，自己的心脏也在滴血！

是啊，没有什么能比军人丢失国土更让人感到无地自容了。更何况他张学良丢失的，是他和他的东北父老弟兄赖以生存的故土；又更何况他张学良作为东北军至高无上的统帅，是完全有力量对日本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

1928年6月4日，张学良的父亲、著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死后，年仅27岁的他又承父业，开始主政东北。他原本聪明过人，早在童年时就在名师的指导下，系统地研读过大量的经史典籍。少年时，他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自从选择了职业军人这条道路后，他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飞机，19岁那年便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并显露出叱咤风云的咄咄锋芒。皇姑屯轰隆一声巨响，给东北大地带来了灾难，也给他带来了从日本人制造的硝烟里所脱颖而出的机遇。从此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父亲的道路。他对内励精图治，革故鼎新，致力于开发东北，试图振兴东北和有益于统一祖国；对外反对日本人的干涉，决不按照日本人的引诱建立独立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自治政权。这年的12月29日，他毅然通电宣布东北易帜，随后又欣然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担任了陆海空副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官的要职。

想不到南京政府在给予他荣耀的同时，也给了他绳索。

日寇在1931年7月制造“长春万宝山事件”和在8月制造“中村事件”后，已明显暴露出蚕食东北的企图。张学良义愤填膺，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介石竟然电令张学良说：“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几个月后，乘专车到达石家庄的蒋介石又把张学良约到车上密谈，交待他对日本人的挑衅，无论如何不能还手。

原来，南京政府把解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完全寄于国际联盟。

他们认为,在日本人率先打我们的时候,就让他打,决不还手,只有这样在国际联盟上才好说话。反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

因此,当 9月 18日来临的时候，这个原本该用正义的火光点燃的日子，却注定要一团漆黑。

这天，日军无中生有，硬说中国士兵扒了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接着就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进攻沈阳。显然是深思熟虑,他们进攻的目标，集中对着在北大营的步兵第七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等几个主要的中国军事重地。此时中国的官兵却莫名其妙地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不得抵抗的命令，甚至连枪都被锁进了仓库。结果，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在几天里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东北边防司令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北空军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和全国最大的东北兵工厂等一切军政机构。张学良视为心肝宝贝的刚从德国购进但尚未启封的 40架新式容克飞机、8辆坦克和附属工厂的全套设备，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 18亿以上！

东北军一泻千里，全部退到关内。

不出两个月,东北沦陷。

于是中国舆论愤怒了。在日本人的铁蹄轰轰隆隆踏响东北大地的同时，长城内外森林般地举起了声讨东北守军的拳头。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悔恨莫及，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只好忍痛背负起沉重的罪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当年 12月，南京政府免去张学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职务，改任他为北平绥靖主任。

就这样，张学良把自己那副突然被政治风暴扫荡过的高大的躯体，颓然安置在北平阜成门内原为清朝顺承王府的空空荡荡的院落里。他本已吸毒成瘾，长期依靠吗啡支撑着自己，经过这次无可奈何的打击,更是骨瘦如柴,满面病容,精神萎靡不振。

尽管北平的上层人士普遍都在为张学良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害怕他继续耽误国家大事，但他自己却依然壮怀激烈，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盼着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他知道自己放弃东北，已是罪不容诛，现在如果再守不住热河和河北，那就会成为真正的千古罪人。

看见少帅走进地图参谋室，正在室内南面短墙那副热河省全图上进行地图作业的参谋李树桂和惠德安，立即停止操作，迅速掀开了大条案上的白绸布帘，然后默默地侍立在一边。在悬挂在身后的地图上,他们已用红笔清晰地勾画出日军的驻地、动向、兵种、兵力和部队序列，同时又用蓝笔勾画着我军布防的情况。地图上还插着许多用大头针当旗杆的红蓝两色小三角纸旗，旗上一一标明东北军各部队番号。

那些触目惊心的红色箭头，似乎正在凶猛地向前移动。经过各方侦察,地图上清楚地显示出日军将要进攻热河的计划(一)由绥中沿北宁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热河省府承德，接着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就在这副显示出杀机四伏的地图前久久伫立着。他没有让参谋们讲述地图的习惯。地图绘得清晰，准确，两军对垒的形势泾渭分明，他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红色箭头所隐藏的企图。

地图参谋室，是眼前的这两位参谋在半个多月前通霄达旦亲手布置起来的。李树桂曾是由东北军的心腹将领王以哲担任旅长的独立第七旅的旅部参谋，他又是王以哲的心腹，所以同样也被张学良视为心腹。北平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时候，王以哲调任北平分会一处处长，同时也把他带进了北平。不久，王以哲便把李树桂和另一个成员惠德安派到了少帅身边。打那以后，只要少帅身在北平，王以哲和这两位参谋就天天必来。他们每天都根据从前线汇来的情报，在地图上及时将部队移动、变化的情况，进行标注与调整。

对宿将王以哲和他派出的这两位高级参谋的工作，张学良感到非常满意。他们精明能干，血气方刚，同把丢弃东北作为自己的耻辱,而且都有志于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东北军刚撤退到华北的时候，日本人在极力巩固新建立的所谓满洲国的同时，又在积极准备向热河及整个华北推进。而撤退到华北北部的东北军，也不胜其哀，正在努力整训和频繁调动，期待着同日军一决雌雄。当时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将领，对能否信任热河省省长汤玉麟的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汤玉麟政治腐败，时时以功臣元老自居，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甚至还有私通日伪的嫌疑，应该趁早撤换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今外敌压境，不可轻信传闻，如果在这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轻易撤换汤玉麟，只能激起新的事端，这样热河反而会丢得更快。正当两种意见不相上下之时，王以哲建议张学良秘密调集三个旅，以他的第七旅为前导，向热河进发。此举的好处是，即可率先在长城各口和热河境内布防，对日军的进犯严整以待，同时也可预防热河汤玉麟有可能发生的内部事变。这个一石双鸟的建议，马上得到了张学良的首肯。

王以哲率领第七旅到达长城古北口的第二天，即交给参谋李树桂一个特殊任务，让他去承德对汤玉麟探风摸底。出人意料的是，李树桂到达承德汤玉麟省府豪华的会客厅后，受到了汤玉麟的盛情接待。原来，汤玉麟和张作霖有着八拜之交，曾被老帅视为股肱，如今虽然老帅已死，但他对少帅决不敢轻视。只是他对日军戒备不严，行动迟缓，尤其是他的许多高级官员仍沉湎于歌舞升平、花天酒地之中。李树桂回到古北口将这些情况如实秉报王以哲旅长，王以哲当天就让他直驱北平顺承王府，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报和迹象，参照李树桂的实地考察，确认汤玉麟并未与日伪勾结，还能服从他的指挥，于是就对汤玉麟继续给予信任。这一举措，既避免了在外敌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的内讧,更减轻了北平的直接压力。

现在困扰着张学良的,依然是南京政府的政治态度 他们继续把中国的命运押在国际联盟身上，幻想着让帝国主义所操纵和利用的国际联盟压迫日本，让其归还东北。前不久，中国驻国联代表

施肇基曾这样声称：“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这种对国联所谓‘毫无保留’的态度，按照张学良的揣摩，其实就是束手待毙。事实非常清楚，日本人不仅不会服从国联的意志而放弃东北，而且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热河和河北。想向日本人讨公正，让其发善心，那无疑是与虎谋皮，自欺欺人。

所以，这次张学良再也不敢对日本人抱任何幻想了。一年多来，他几乎被国人吐出的唾沫淹死。他现在只想从浪涛般翻涌的唾沫里挣扎出来，用自己和整个东北军的血去冲洗曾经蒙受的“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完完整整地守护住热河和整个华北大地。

整整有二十天了，张学良就这样日日夜夜地在他的地图参谋室里伫立着，盘桓着。因为在二十天前的 12 月 8 日，他已经清楚地闻到了新的火药味。

12 月 8 日那天，在山海关，日本关东军突然用铁甲车炮击山海关关内的我东北步兵独立第九旅兼临永警备司令部所在的防区。在这之前，属于天津驻屯军系统的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曾几次引诱和挑唆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将军与日军配合，要他创立一个包括滦东和热河在内的所谓缓冲区，并在这个区域实行独立自治。何柱国不仅不买日本人的帐，而且还在辖区内制定了完备的防御计划和构筑了必要的防御工事。这便惹急了日军，进而直接用炮火向何柱国实施威逼。

何柱国望着榆关城上空腾起的硝烟，明白山海关已危如累卵，除去殊死一拼之外，再无其他选择。炮击事件还未完全平息，他便十万火急地闯进北平，直接敲响了顺承王府的大门。他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说：“少帅，事情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最后时刻。我们再不能手软了，否则……”

“那么，我们拼了吧！”朱等何柱国把山海关的形势汇报完毕，张学良便狠狠地把拳头砸在了办公桌上。山海关是日军进攻华北的通道，它背山临海，形势险要，历史上许多重要战争都在这里决定胜负。如今日本人首先在这里点燃战火，其用心显然是要跨越天

险,直捣北平。

紧接着张学良亲自组织召开有各路将领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迅速作出了与日军进攻企图针锋相对的军事部署。随后，东北军作出了如下调动：由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赴滦河支援何柱国部，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军继续巩固古北口，万福麟和缪徵流军推进到山海关右翼的界岭口以北地区。

正当顺承王府东院地图参谋室那副热河东部地图上的那些蓝色兵棋、队标重新移动一遍之时,1932 年 12 月的最后一天悄悄地走来了。

这天,张学良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走进了地图参谋室。与往日不同的是，他走进地图参谋室后，始终一言未发。参谋李树桂和惠德安非常奇怪地发现，少帅首先在南面短墙的热河省全图下足足伫立了半个小时，然后便独自伏在大条案上，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山海关所处的位置。

张学良知道这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断定战争很可能会在近期爆发。他如此警觉地守在这地图参谋室里，是为着随时对部队实行指挥。

大约上午 10 时左右，外间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随后承启官走进地图参谋室,向张学良轻声报告:"何柱国将军已到达北平。"

"请他马上来见我!"张学良命令道。

第二天，何柱国奉命立即赶回榆关前线。他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张学良亲自调来的一个火车头。

战事是从元旦那天的子夜开始的。

日方投入的兵力,除榆关原来的驻军和伪警外,又紧急从绥中增援步兵 3000 名,坦克约 20 辆,野炮、野战重炮约 40 门,飞机 8 架,铁甲车 3 列,兵舰 2 艘。他们早已控制着榆关城外的制高点,而且还把驻守在榆关的我东北军步兵旅兼临永警备司令部，直接纳入其海军的大炮射程之内，这导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侵略

者一方。

战争开始,日军首先用炮兵火力和装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我山海关城南门城楼、鼓楼、东南角楼等展开猛烈的炮火覆盖，同时用飞机向我守军阵地及城内各显要建筑投弹轰击。榆关城立即血肉飞溅,烈焰熊熊。

虽然何柱国指挥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日军声势浩大,来势凶猛，最后不得不向后撤退。

3 日下午 2 时,榆关落入敌手。

日军攻占山海关之后,避开何柱国的主阵地,向其外围转攻九门口、石门寨。1 月 12 日晚,九门口失守;21 日,石门寨失守 在与石门寨失守的同一天，屯集在东北与热河结合部的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以三个师团约 10 万人的兵力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

南京政府曾有言在先，如果日军进攻热河，坚决予以反击。2 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参谋部厅长熊斌等到北平，与张学良共同商讨保卫热河长城各口和整个华北的防御计划。

2 月 18 日,张学良曾亲自陪同宋子文、何应钦到热河视察。2 月 19 日，在由热河省长汤玉麟亲自主持召开的欢迎中央大员的大会上，宋子文对在座的东北军将领和热河省军政高级官员坚定地承诺说“:中央计划不惜牺牲一切与困难,保卫热河。’继而三级官员又在承德清行宫清音阁里，专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会上，张学良和宋子文联名电告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入侵。’同一时间,张学良还和张作相、万福麟、宋哲元等 20 余名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誓死保卫热河，坚决抵抗和痛击日军,并且呼吁国人支持。

2 月下旬，在北平顺承王府张学良官邸，由张学良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宋子文、何应钦和东北军诸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

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作战计划。这项计划包括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东北军老将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一个军团，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冯占海等义勇军。张学良预计有此军事部署，热河起码可以守三个月。这期间他将请示蒋介石调集中央军给予有力支持，坚决挡住日军攻势。

这天，张学良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红晕。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他甩开肩上披着的军大衣,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然后,他用脚上的军靴踩着地图的两角，成竹在胸地用手中的铅笔向宋子文、何应钦等中央大员勾划着他的防线。

“明轩,”当张学良的笔划至长城冷口和喜峰口一线时,他抬起头,自信地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交待说:“你把守这一线。”

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在以往的内战中曾几次同东北军交手。当张学良居高临下地向他下令后，他出人意料地冷冷地回答：“张少帅,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任不了这一线任务。”

会场马上出现难堪的局面。为避免让少帅尴尬，许多人主动把视线移向窗外。

张学良迅速想起了什么,接着换了一种语气:“明轩,你放心，我会派何柱国支援你。”

“那你何不派何柱国去守冷口和喜峰口呢 ?”宋哲元脸色阴沉，再次借故推诿。

最后张学良只好跳开宋哲元，继续给其他将领下达任务。他知道宋哲元的部队已经开赴喜峰口，只不过这位昔日的对手并不乐于接受自己的指挥而已。但这一幕全被中央大员和所有在场的将领看在眼里。此时此刻，谁的心里都突然笼罩着一片阴影。

阴影的笼罩意味着雷电的聚集，意味着天有不测风云。或者更实在一点说，这意味着张学良出师不利，手中的指挥捧开始失灵。

非常令人扼腕的是，这片阴影在顺承王府军事会议召开后的几天时间里，迅速扩展成一场雷暴——2 月底，针对日军以锦州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本营，分三路北侵开鲁，南攻凌源，中犯朝阳，东北军也分兵三路,迎头应战。但当时热河境内天寒地冻,积雪没膝,阵地构筑极为困难，许多部队只简单地挖掘了一些散兵坑，根本就不作打险仗和恶仗的准备。加上东北军和汤玉麟的热河军互不信任，这便直接为日军进攻留下了空隙。结果开赴热河应战的东北军和当地军一同日军遭遇，马上溃不成军，望风而退：开赴北路开鲁的孙殿英第九军团和义勇军冯占海、李海青等部，因热河军部在战斗开始时即投敌倒戈，他们匆匆向日本人投下凡颗手榴弹，就拔旗后退，几天内便丢掉了开鲁、赤峰；守中路的董福亭旅也因本旅团长邵本良投敌，自已先乱了阵脚，不战自溃；中路主力第四军团因左翼已受敌人威胁,右翼董福亭旅迅速崩溃,终抵不住附有飞机、坦克车、装甲车和山野炮等精良武器的日军的长驱直入，导致南岭、北票和战略重镇朝阳相继失陷。紧接着凌源又被日军攻占，并成为侵占朝阳、赤峰和绥中日军的会师地。然后，日军兵分几路，风烟滚滚地向热河首府承德和屏护北平的长城各口扑来。

消息传回北平，张学良极为震惊。他原想已派出几路大军镇守热河,起码能坚持几个月。而在这期间,他仍有把握向蒋介石求援，让其派出中央军大部队对日军实施反攻。想不到日军在一眨眼功夫，竟风扫残云，直逼热河和北平！最要命的是热河前线的守军已成一盘散沙，此时他们只顾得后撤，致使前线和后方联络中断，进而让张学良在地图参谋室的作战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自已部队的确切位置了！

3月1日上午，连续在地图参谋室熬了两个昼夜的张学良，望着手握兵棋、队标焦虑得不知往哪儿摆放的两位参谋，颓然仰倒在临窗的一张太帅椅子上。这时只见他两眼通红，面色如土，身体软瘫得像突然抽去了骨架。两位参谋知道他烟瘾又犯了，连忙把他扶进卧室，招呼护士马上给他打一针吗啡。

就在此刻，办公室里的电话又响了。随后承启官匆匆地走进张学良的卧室,轻声报告说：

“少帅,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将军已到北平,请求接见。”

“杜聿明?”张学良听见承启官的报告，先是一阵惊喜，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接着他交待:“让这位杜将军,改日来见我吧……”

●杜聿明拜见张学良,几番问答,终不得要领。热河突然失守,第二十五师接到开赴古北口的急电后，关麟征站在沉沉夜色中大喊:“司号员,吹号!”

北平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中国饭店。

杜聿明独守着他包房里的那架老式电话机，忽然感到无所适从。他发现自己的心里正升腾起一股无名火。他很想把这股火发泄出来，却又苦于找不到发泄口。此时已临近正午，包房窗外的街道上人来人往，间忽传来一阵拖动着木轮大车行进的马蹄声和小贩们的吆喝声。虽然这些嘈嘈杂杂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熟悉，可杜聿明现在一点儿也没有旧梦重温的感觉和兴致。

作为一个在国家危难时刻为国家喋血出征的将军，昨天下午，当杜聿明在徐州火车站登上那列北上的列车时，他顿时就有一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热望。列车一路呼啸,向古都北平驶来。彻夜未眠的他，时刻都听见自己的热血就像脚底的车轮一样轰隆轰隆地在身体里流淌。

现年 29 岁的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省米脂县人。他的祖辈都是当地的财主，到他谙事的时候，家中已拥有土地四百多亩，除长年出租外,每年仍需雇用近 10 个长工。因祖父开明贤达，雅好诗文，在家中藏书颇丰，这让父亲从小饱受熏陶，后来在清末的省试中，父亲居然轻易地中举。父亲还喜爱武术，拳棒刀剑样样拿手，每每在大庭广众的热闹场所赢得喝彩。路遇不平时，他又不择贫富，常

常拔刀相助，因而在乡里乡党中享有豪侠之名。最难能可贵的是，父亲一生不屑仕途，中举后把清政府派为的即补县知事视如粪土，最后竟然跑到西安长安大学堂教书去了。再最后，他便参加了同盟会，并且数度回到米脂县，鼓动县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再再后来，又奋起反对袁世凯称帝，同时以其义举奔走于西安的大街小巷。乡亲们说，在当时的古都，父亲大概也算得上是个革命军中马前卒。

与父亲杜良奎一脉相承的杜聿明,长期被他带在身边。受父亲侠骨铁血的影响，他从小就迷恋刀剑枪支。12 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回米脂，让他在其表哥、后来成为著名开明绅士的李鼎铭先生所办的成家岔小学读书。十几年后，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儒将，这与李鼎铭先生这位严师当年的指点是密不可分的。 1924 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广州黄埔岛办起了后来影响半部中国近代史的黄埔军校,刚满 20 岁的杜聿明闻讯后,辗转来到北京,然后同在京结识的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和马志超等一批陕西青年，一道结伴南下。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他同以后在国共两党两军中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光芒四射的徐向前、叶挺、陈赓、桂永清、宋希濂、关麟征等，共同参加了敉平商团之乱和第一次东征。国父孙中山逝世后，他又作为国民二军高桂滋部的一名连长，站在了北京西山碧云寺静宜园为总理守护灵榇的位置上。再往后，他历经坎坷，南北闯荡，终于又回到蒋介石身边。1930年，杜聿明受知于后来被誉为国军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将军，官至上校团长。1932年初,徐庭瑶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杜聿明率领新成立的该师第二十四团突入霍丘，重创红军邝继勋部，让在围剿红军中屡屡败北的徐庭瑶突然名声大噪。这年徐庭瑶升任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马上将杜聿明升任他所属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并让他跻身于将军行列。第二十五师的师长为关麟征，师所属第七十五旅旅长为张耀明，杜聿明和他们既是陕西乡党，又是黄埔一期同学，而且都被校长视为掌上明珠，因此由他们同率的第二十五师，可谓的

蒋委员长嫡系部队中的嫡系，就像父亲心目中的宠爱有加的长子。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能想象，当蒋介石下达驻守在徐州的中央第十七军开赴北平参加长城抗战的命令后，作为先遣师的第二十五师的将领，杜聿明该感到何等的荣耀！他当然非常清楚，这是校长有意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等杂牌部队乃至日本人展示他的黄埔精锐；同时他也知道，当自己的部队开拔之机，也即是向校长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施属自己的雄才大略之时。

更何况杜聿明此刻正肩负着一项特别的使命：第二十五师接到动员北上的命令后，师长关麟征当即和他商量，要他当天乘快车直赴北平，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委员长为蒋介石）张学良当面请示机宜，同时了解日军进犯热河的情况，以便部队到达集结地后能立即投入战斗。因而杜聿明在 3月 1 日一下火车之后，就急于晋见张学良。他想兵贵神速，既然日军已大兵压境，自己的部队就得争分夺秒，尽快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因为同日军作战毕竟不同于和红军在苏区周旋，日军声势浩大，武器精良，我军稍一疏忽或迟缓,就可能坐失良机,到时后果将不可设想。

未想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并不把他杜聿明放在眼里。他冒着初春的寒风住进中国饭店时，天还是乌突突的。当时他饭顾不上吃，水顾不上喝，只顾得抱起电话与军分会接头。电话竟然打不进去，对方没人接。好不容易等到上午十点把电话要通了，军分会交际处却回答说张少帅身体不舒服，今天不会客。

“岂有此理!’杜聿明对着话筒喊了几声,见对方毫无回音,气得差点把话筒摔了。

沉下脸在房子里走了几步，他想起张学良住在顺承王府，随即又拿起话筒：“喂，我是中央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我们的部队正在开赴途中。现在我需要紧急拜会张代委员长,请…… ”

“哦,杜将军,你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接电话的承启官打断杜聿明的陈述,用不冷不热的腔调回答“:少帅现在有会,恐怕今

天不会客。”

“喂喂，请无论如何要马上向张少帅报告。”杜聿明发觉张学良的左右又要撂电话，换了副语气，恳求说：“第二十五师已陆续登车北上，第十七军其他部队也已开始动员开拔，蒋委员长已明令这些部队到达北平后听从张少帅指挥。我必须在今、明两天见到张少帅，和他共同商讨布防问题。否则贻误战机……”

“杜将军，你们的部队不是还没到达北平吗？”承启官听见杜聿明的语气越说越强硬，以很不耐烦的态度回敬道：“少帅又不是光指挥你们一支部队，他忙得很嘛！”

“是啊，现在我们谁都很忙，谁忙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杜聿明按住内心的急躁，努力向对方解释：“日本人进兵神速，热河已朝不保夕。我想全国舆论的指向你们都清楚：南京的工人和市民已发出抗日通电，平津等地的工人和学生正电请对日宣战……我军的行动本来就显得被动，怎么还有时间耽误下去？”

“好啦，好啦，杜将军，你的处境我清楚。”承启官不想听下去了：“请耐心等我的电话吧，一俟少帅有时间答应见你，我马上会通知你。”

“好吧，我等……”对方早把电话扣了，杜聿明仍手持话筒喃喃有声。

风风火火、急急忙忙地赶来北平，却被军分会和张学良的左右冷冷地搁置在陌生而孤寂的旅馆里，这除了让杜聿明感到无比愤懑之外，又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是张学良成竹在胸，觉得东北军有足够的力量抗击日军，从而不准备依赖中央军么？杜聿明暗自思忖道。但这不像。如果东北军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张学良就不会向蒋委员长告急求援了。再说，假如真是这样，他们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丢掉山海关和热河以北的那些战略重地。要么，是东北军对南京怀抱抵触情绪？感到抽调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来得太晚、太少，对于漫长的长城沿线无疑于杯水车薪？杜聿明又想，假如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北平军分会和张学良或许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张学良

对南京政府的抗战决心和准备投入的抗战力量,等待得实在是有些太久了。

杜聿明当然也知道，此时的张学良作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其地位已多少有些名不符实和尴尬。这原因很简单:他已丢失东四省,始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无论在军中，还是在亿万国人的心目中，都不那么理直气壮。又因为华北部队曾经拥兵自重，在历史上相互之间数度交恶，而张学良乃至蒋介石今天的地位之所以能得到巩固，正是建立在眼下需要借助力量的这些友军的失败之上。如驻守在山西的阎锡山集团和冯玉祥集团，在1930年的内战中，蒋介石都是因为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才让他们败走麦城的。考虑到宿怨未消，这时候张学良虽然在名义上担任着华北部队的统帅，但他实不敢指望阎锡山和冯玉祥能听从他的指挥，努力协助他抗战。而在华北作战，单凭东北军又显然是身单力薄的，最后张学良唯有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蒋委员长旨在一统天下,可他既有远虑,也有近忧。远虑是日本人的吞并,近忧是江西红军燃起的"星星之火"。毫无疑问,近忧和远虑对于他来说，都很棘手。鉴于日本人在侵占东四省之后，又准备大肆向热河进犯,1月21日，他曾派遣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训练副监徐景唐南下广州，试图说服陈济棠和李宗仁出兵江西，围剿中央红军，以便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偏偏占据广东和广西的陈济棠和李宗仁不敢与蒋委员长合作，害怕他以抗战为名，抽调军队从背后捅他们一刀。何况红军也不是好惹的，到时被共产党把自己的军队钳住,毕竟进退两难。黄绍竑和徐景唐回到南京后,把陈济棠、李宗仁断然拒绝出兵江西的态度如实向蒋委员长秉报。蒋气得大骂陈济棠和李宗仁一通，随后即抽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同属徐庭瑶第十七军),还有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北上。但在这日军大举进攻热河之时，真正到达北平的，现在竟只有在中国饭店客居着的杜聿明——一个中央军师出无名的区区旅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